

田

亭

草

條麓堂集序

條麓堂集若干卷相君蒲坂襄文公教公蒲爲詩若也  
也蒲有中條山即唐司空表聖遁棲之地林泉幽靚  
甲于河中公夙構精廬讀書焉故以是名其集云公  
子藩叅君梓公集行于世謂知公者莫如不佞則屬  
不佞序憶丁丑禮闈不佞濫分校供鉛槧役謬辱公  
獎許因數言不佞于江陵相君江陵弗答也比壬午  
陪京秋試汴商丘公當往棟廩事顧再四辭甚力公  
意以授不佞而不佞固弗敢承公用是知不佞益深  
夫不佞黜劣則曷克窺公藩垣哉第以藩叅君奉奉

屬序之意又馬敢謝不敏也序曰夫自秦漢以來作者何可勝數然大都不越兩途廟廊之作多閎富江湖之作多清越柳子厚氏嘗嘆其偏勝獨得而罕有兼焉者司馬子長南浮江淮沅湘北涉汶泗西征巴蜀復畧昆明邛笮及爲太史令紬金匱石室之秘廼克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張燕公道濟視草集賢屬思精壯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比謫居岳州詩詞凄惋人謂得江山助茲兩公者即稱兼才要其才情所觸與遭際所值亦偶相發已公起家詞林直經幃綜史局訖于平章軍國生平宦轍不離春明故代言應制

賦頌賡酬似張燕公撰述論著表志叙事似司馬子  
長一再諷誦覺其鏗訇瑋麗如黃鍾玉磬並奏堂懸  
琮璜瓊玖駢列西序迺其風骨峻峭姿度爽逸又如  
聳千仞之峯濂千頃之波令人駭目洞心懷然企羨  
昔人所謂才全而能鉅者其即公耶蓋公自垂纓陟  
巍先後謁告巖居者凡若干載結侶烟霞揚推今古  
有子長之壯游而無其跋涉有燕公之湖山而無其  
淒惻故能使廟廊氣象與林泉幽趣合而俱融其精  
詣一至是乎此藩叅君揭條藤堂名集意也顧茲集  
特公緒餘耳公才應名世以經術侍 莊皇帝講筵

莊皇帝雅欲大用公未果所獻納今具在集中嗣受  
上知遇起田間領宮端未幾遂晉參密勿時江陵柄  
國事多端毅然猶雅敬重公不至有所媚忌逮公宅  
首揆諸忌者遂群而齟齬公公計除權璫悉屏逐諸  
儉士一時氛曠爲之銷霽自茲而衆正登庸泰階朗  
擢皆公力也蓋公天資沉毅迎機善斷殆若有神運  
焉夫文章亦若是矣昔梁劉勰謂神思之妙並驅風  
雲猶輪扁不能語斤伊摯不能言鼎公殆已臻茲境  
與乎不佞烏能窺測之又烏能以鄙言爲卷帙重聊  
茲敘述用志存歿之感云爾

賀大司農御史中丞王公河功告成序

國家歲轉東南糶稻舳舻鱗次以輸大農則全淮稱  
咽喉地淮以北黃流駛峻遷決靡常故歲恒苦淤淮  
以南長湖暎帶風濤迅忽故歲恒苦險當事者獨虞  
于北而固虞于南也詎直謂物力訕哉譬之食飲然  
咽喉爲饑即朝不謀夕奚俟隔垣望色乃時苦嗑逆  
沉患方且苟覲無事忌醫養蠶以底于鍼砭湯熨措  
手未從是倉扁之所預圖而庸醫之所玩愒也寶應  
館運道要衝范光湖滙馬槐樓中跼兩翼迂阻每狂  
飈時作橫波淼漫令人眩目休心自黃生計偕宦游

從湖上十往返睹商舶餉艘後先淪溺榜人至嚙指  
相顧幸無恙也輒爲扼腕嘆曰是安得仁人智士殫  
經畧奠此一方俾從衽席度乎先是御史中丞關西  
李公采群議上其事于朝請開越河爲運道利朝議  
躓之未及興役而以遷秩行今大司農御史大夫西  
楚王公奉持簡代焉時旁觀持論者猶紛拏靡一也  
公至則躬圖方畧宿露或星惟街譚巷語是究是度  
遂奮然任之曰一勞永逸暫費永寧是在今日矣顧  
果斷何如耳若傳舍厥官首鼠避難而秦越吾赤子  
則余之罪也乃涓期鳩工庀具儲蓄申戒于二三大

夫曰諸君子其策慮黽勉以襄吾不逮已乃令下于  
邑里曰毋輒毀廬舍毋輒遷營塚虞傷匹夫匹婦心  
已復令雜作諸役曰豐而糗糒精而畚鍤齊一乃心  
力以猛鞮事成且有厚犒媮惰者罰盖居者役者聚  
懽成雷揮汗成雨公率諸大夫日煦媮督厲之凡四  
閱月而工告竣事聞 上嘉悅之特晉公今秩以旌  
殊勩公顧謂諸大夫曰夫學書廢於掣肘吹竽病於  
混聽此其難在上版築舉而于思興謠田疇伍而興  
人騰謗此其難在下今茲役也 廟謨之獨斷也黎  
庶之用命也且共事諸君子之贊襄也余何力之有



馬蓋公之勞謙如此諸大夫余君蔡君輩皆奉公指  
畫樂觀厥成者謂公之駿閱豐功方勒在口碑宜陳  
詞爲賀而走使屬筆於黃生黃生嘗握管隸史局觀  
往史氏河渠溝洫志論述甚具率類耳食爾獨司馬  
子長南登廬山至于太湟洛汭大邳淮濟而喟然太  
息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蓋目擊之已夫水之爲利  
害獨曩時哉顧興事之難自古患之宣房之役至躬  
煩萬乘沉璧馬將軍以下負薪姑置無論乃汾河直  
渠譚之特易耳作者數萬人歷二三朞而功未就  
初平間平當領河隄使潁河列郡治隄歲費且萬萬

而竟以河患終公今破築室之謀用子來之衆役不  
再籍民不告罷而長隄繇亘險阻既遠俾茲轉漕繇  
卒廢居賈旅與方舟既濟之黔黎若緩步而履康莊  
無復壅滯沾危之厄也且群然舉手加額以爲公祝  
語不云乎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持此足以賀公矣黃  
生愧不能文乃其目睹水之利害則竊比於司馬氏  
爰搦管序之以復于諸大夫

送林將軍之京營序

余南旋舟次姑蘇林將軍來謁蓋自狼山總戎遷副將京營將北上也余察其意氣摧頽默默若不自得然者狼山跨閩浙上游稱江南要害地帥亦崇制一方艨艟鱗集跗註雲擁無事則虎踞有事則鷲擊自昔介冑之士起武功著雄名率多由此發軔京營之名爲副將者日惟統羸卒擁鈍戈寓目於劇戲董之以徹侯司馬而給諫御史復儼然臨之纖趨彌縫恒憂不給即勇如賁育智如良平其奚敢自標矣今夫騏驥駢驅能一日而千里一旦置諸天閑俛仰於

金羈玉勒之飾雍容於和鑾節奏之御弭耳縮步惟  
有憤鬱長嘶而已故臧宮馬援不安享列侯爵邑之  
奉而願鳴劍伊吾裹革異域彼豈幸封疆有故以自  
爲功謂舍是則不知所報耳將軍所爲默默不自得  
也顧京營豈投閒之局哉當 毅皇帝時宣威沙漠  
向榆林雲中駐驛所恃以扈從往來環勾陳森擁衛  
者半京營銳卒也其先聲所暨凜然寒擅裘之膽令  
惕息而不敢窺即嘉靖初 騎犯邊如黃花鎮延綏  
之警猶選京營兵赴之顧諸將帥中未聞有忠勇才  
略翹然特異堪爲國爪牙者自軍實日蹙浸淫三原

戍之變戎馬蹂躪於畿甸權火映照於竹宮負革荷  
戈之旅重足備登陴擊柝之役徬徨四顧釋罪將於  
貫城中而滌濯用之猶謂輦轂下有人乎孫武子有  
言將者國之輔輔周必強夫京營固儲將之地也今  
之將帥不慕勳名而慕厚利不畏扞圉而畏長貧占  
後士卒襲爲故常而復以空名冒餉昔趙括之母所  
以訾其子者猶云藏所賜金帛爲田宅資今乃股戲  
下脂膏盜國家帑藏而營之藉令分閫授鉞當一面  
之寄又安能捐武安君之市租傾祭征之賞賜俾  
味醪挾纊者感奮而樂爲用也將軍饒勇略輕財扶

義叢嘗分塵雲中雲中士卒街將軍拊循之恩爭願  
一戰効死力未得當也屬鯨波弗靖莞樞者方移將  
軍而南茲又移之京營而北豈第使驂騶騏驥抑首  
天閑而已蓋被廬之蒐可以得郤穀繇上之蒐可以  
得韓起矧官之師旅春秋校閱而以 聖天子寵靈  
蒞之慎簡旁求寧無郤穀韓起者儻備他日將帥之  
選自 酋欵貢以來鈴柝罷警狼心叵測如將軍者  
緩急足倚也試橐鞬詣和門拮据朝夕悉湔夙弊必  
奮然有以自豎者西北邊重鎮行且推轂而屬之將  
軍又當勉思所報耳余將恭頌於異日

王氏五房世紀序

王氏五房世紀自贈侍御公而下叙其世次而

皇綸先壠宦績家製文獻咸以類臚列焉潘叅育齋  
君所輯也王氏門閥之盛始自封評事公評事公之  
子九人登制科官臬憲者二貢于鄉者一侍御公其  
五也以潘叅君貴贈今官先是族有譜創始于臬憲  
長公迄于今若干年矣瓜瓞綿綿麟趾振振譜未及  
續載也潘叅君謝政旋里慮世遠言堙無以徵往詔  
來將圖會修譜牒仰副臬憲公貽謀意而各房世紀  
宜各自銓次以俟綜括爰倡茲舉爲之先焉君之用

意遠矣夫治水者支䟽而派淪之已而滙焉則爲巨  
川治綵者縷折而寸累之已而合焉則爲完錦評事  
公之諸孫繁矣第令人人如君當爲今日全譜是君  
之率其宗人即萬石君不言躬行之教也善乎唐人  
之言氏族也曰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  
而衰故夫冠裳世閭之家必有敦守禮教明章士行  
者爲之槩範標率然後族黨里閭群相慕劬以共成  
仁讓之風此其所繫詎直一家之事而已王氏固士  
族也兩臬憲公直已守道上迓天子下迓流俗罹  
譴謫其沉淪而無悔心次公賁志歿長公退而爲政



于家又以清修禮讓倡之鄉長老迄今猶能道焉今  
潘叅公操行敦篤曳墨綬爲良令司栢臺爲名御史  
出而旬宣四國爲名藩臬即橫金衣緋秩崇顯矣家  
故無厚稿也其宦游厝法建白暨海內縉紳所頌說  
具載于茲紀中乃家居追述世德訓勅諄諄則王氏  
青箱幾爲之滿已蓋昔魯穆叔論不朽有三而以臧  
文仲之立言當之君子謂之陋漢楊伯起擅名關西  
迨厥孫竒仕靈帝朝帝稱之曰卿真楊震子孫夫王  
氏子姓有能紹箕裘昌閥閱者奚必遠慕古人哉君  
家標的具在矣余讀世紀歆歆羨焉因爲序而歸之

汝寧郡伯林震西翁八十壽序

震西翁釋黃堂而歸徜徉林壑于今二十餘年而始  
開八袞余與翁同舉于鄉同唱和于吟社宜修東都  
雒陽故事賦詩酌醴稱百歲之觴乃其壻江生輩先  
期請余言為祝即余耄不能文烏得辭余惟古今譚  
養生者必稱引老莊二氏老之玄北言靜也莊之道  
遙言適也第操其一映皆足以養壽延齡顧獨函關  
流沙事為世所侈譚而稍置莊生於言外毋亦謂姑  
射之神人玄官之顛頊其說疑於誕幻不如青牛紫  
氣為有據足徵乎而其實不然夫搖蕩轉徙之塗氛

與渾沌儵忽渺莽墮垠之野輒與柴柵繳繆其大致  
相遠特甚然關竅岐路判於毫芒則適與不適異也  
善乎莊生之言曰有天適有人適又曰自適其適非  
適人之適視彼滌玄覽嗟橐籥者其術至易簡而其  
効又逕捷易臻震西翁得此道以養生為日久矣翁  
起家名進士再握州符亦再登郎署翅翔兩都之間  
旅進旅退人為之懊惋翁委蛇自如若寒暑之代序  
也已而駕五馬擁幢帷其政績茂異譽望日烜赫媚  
忌者中之遽爾歸休翁怡然高卧視脫纓紱猶棄敝  
屣也翁心地坦夷襟懷灑落方其當官也雖理簿書

不較吟諷雖軫黔黎赤子不避墨客騷人崑崙赤水  
之趣悠然堂皇之上而陽春高唱與潁川條教並流  
傳人間以垂不朽至其慕任延之不阿上官第五種  
之不畏強禦則寧中萋菲而靡悔升沉得喪一付之  
浮雲矣謝政家居口不齒官中事當道者于旌式廬  
時或一見報謁外絕無所造請其與里社親朋據几  
促膝有亭榭池沼之樂而無聲伎歌舞之娛有分韻  
刻燭之吟而無劇腎嘔心之苦間嘗上下古今有所  
撰著一日出以示余余盱衡擊節竊自咲窮年兀兀  
老作蠹魚其蘊藉乃遠不敢望而翁之優游孺教則

自昔固然真所謂得天適者于今年八十矣每觸懷賦咏片刻立成又善行草書道婉有法容持便面匹箋至者隨意揮灑不憚勞且自以為適也其精神健王如此函關紫氣亦且翹首望之已蓋儒家諱言老莊謂稽叔夜好讀莊子而增其放曠翁居家孝友居鄉恬寂事事雅有渠燠豈與夫黥劓仁義簧鼓曾史棄繩約為適性者而獨共坦夷灑落之懷于莊生有冥契焉故敢以是為翁壽試召副墨洛誦而具陳之

清源文獻序

泉之有文集舊矣宋郡守真西山公實壽諸梓旋罹  
兵燹復溷胡腥漸滅靡或遺者即郡乘所志藝文十  
百中不能一二鄉先進作菴何先生里居耽寂證彙  
今故爰廼遐搜邇采稗成篇褒名之曰清源文獻授  
厥二子歲于家今郡守新安羅陽程公憑熊餘暇博  
詢故府則憮然慨曰泉固人文淵藪也如椽生花之  
筆叢桂春草之詞厥宜爛焉紀載今自郡乘外散軼  
靡存文獻不足一至是乎論世者將奚徵焉聞先生  
有茲集則就厥嗣儀部君稚孝請銓刻以傳而委不

佞序不佞唯唯蓋吾郡以文鳴者自歐陽行周始當  
其離隱潘湖一向中州士角藝遂與韓退之李元賓  
輩相頡頏詎不韡然著哉顧其事父母孝與朋友信  
義而伏闕推賢天下高之歐陽子蓋廩廩篤行君子  
匪直擅文藝名已爾群哲嗣興率由斯軌寢昌熾以  
迄今日唐史稱閩越地肥衍饒山泉禽魚其士氓不  
樂北宦及常衮為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氓能文詞者  
講賓主均敵禮宴游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  
仕乃今日之矜耀已盈矣羶薌榮途羔雉文藝漢史  
還謂儒業寢盛由利祿之路使然今天下士亦奚獨

勸而吾郡士掉鞅游及又寢爲天下士弁冕冠裳纓  
鞞蟬連林立即沉淪草澤樂飢澁者亦家握隋珠  
人抱和璧岸然足謂無前衆之望吾郡士也若推鋒  
然茲集第撫錄往作耳摸繪采於殘縑探澌紋於逝  
水業已駭心奪目不可勝收藉令數十載之後廣遺  
續編又不知鄧林之瑋幹玄圃之瓊瑤奚所厝斧斤  
函篋矣是今日所少者非文也國家方張羅天之網  
籠絡英雋士奚必憚比宦枉昔人顛陋故習立德立  
言均垂不朽亦奚必逃玄虛擯鉛槧見爲名高要以  
挽澆歸淳哉擢還澹令華實相稱不乖先進矩矱而



已由今頌斯集想見其人或湛涵道真或勒勲彝鼎  
或抗節廊廟或葆素林泉至于揆藻颺詞擬騷賡韻  
特其餘緒馬先生採撫雖博而屬意良深踵逸躅之  
前修衍芳規於百禩是所爲述往詔來意乎顧如送  
將歸賦縣法序彼哉者安所稱獻其猶錄何凡例標  
之矣不以人廢言固孔門家法也元凱登庸臯夔稷  
尚在列即四凶奚害平世而家有弗類之子黨有折  
弛之朋德門仁里不以其故貶重昔人有云李陵失  
身隴西爲耻夫隴西之有李陵也其馬用諱惟諸人  
士咸用爲耻此隴西之所謂美俗也覽斯集者可以

惕然省矣是又先生意也程公蒞郡廉明百廢具舉  
其帥士常先德器後文藝不佞又特推公意著于編  
俾將來尚論者考焉

別駕陸公考績序

仁和陸公佐吾郡者閱三載矣曩公之奉檄來也蓋  
遷自青齊之博興令云昔龐統守來陽弗治而魯肅  
薦之曰士元非百里才當處以治中別駕之任廼可  
展其驥足耳徐暢爲豫章內史丞陸機謂其才思敏  
贍志節清貞不宜令佐下藩而請試之近縣蓋古人  
衡材於棟用之際其持論不同如此夫曳綬握符剗  
剖繁劇分猷佐理諷議雍容其難易勞佚判然迥別  
士君子奮跡清時祇服群采輸赤忱於荃宰流景耀  
於春秋豈其趨易避難惡勞就佚顧尺短寸長殊其

器格方畫圓責其效屏軾輪轅帆幃柁楫雖動寂異  
用低昂異質均之騁夷達而濟大川耳矣然而非所  
論於兼材也所謂兼材者能大能小能閒能劇綜衆  
職而能要分一職而能詳劬於簿書而能暇優游  
於堂皇而能整則陸公其人巳公兩令東土有殊政  
以介特寡援重從恒調分半刺于吾泉大府休寧程  
公雅與公相重也諸海防刑獄要務非公職掌者必  
諮公而後定當道廉公賢每郡僚邑令缺又輒屬公  
攝之公攝令也一如令東土時攝海防刑獄又如其  
理錢穀也所至事治而民安之昔陳蕃見重於同景

王祥膺獎於呂虔柳慶著績於雍州趙軌蜚稱於齊  
郡誰謂古今人不相及矣公性資平恕操行潔修其  
臨事當機不炫揮霍而綽有游刃其馭胥吏聽兩造  
不事淵察而炯若燭照故爲令則效佐郡則效方佐  
郡而攝令則又效吾所謂兼材非耶公治行爲八閩  
最茲且上績于功司矣今天下吏治不振諸所爲摧  
抑才賢使牛驥同皂玉石混糞者其害莫甚於資格  
三途之判姑置勿論即如郡守而下分職而輔之者  
三人各自効何庸軒輊而獨別駕一途抑首沉淪幾  
無復顯融之望彼魯蕭之薦龐士元其奚以解也資

格之害一至此極不佞持此說有慨于中久矣儻司  
銓者肯大破常格獎勵賢能必且自公始斯亦快人  
心之一事乎

郡丞楊公九載考最序

清江楊公之丞吾郡也所共事二千石皆燁然稱良而皆信公如腹心仗公如左右手撫巡臺使者稽覈吏治必藉公重爲薦剡光銓司采民譽請擢公爲郡守者閱三載餘矣當西南弗靖慎選廉能吏以資彈壓嘗擬公守石阡已又擬守安順郡士民竊議曰夜郎牂牁之墟何足煩公往也頃者擬公守高州郡士民則又竊議曰今郡方缺守主爵者胡不即畀公以惠此一方而廼徙之東粵也昔人有言舍騏驥而弗乘將皇皇其焉索殆謂是乎 聖天子愛重名爵銓

司除目多從停寢遂令公久淹吾土今茲滿九載考  
矣昔地節神爵之間於吏治最稱綜核維時方久任  
守長督課成效顧尹翁歸居東郡數載即入爲左馮  
翊黃霸在潁川先後八載徵入爲太子少傅起遷與  
久任之法實相爲表裏每郡國上計輒詔使丞相御  
史大夫問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有條對稱意指者  
咸得先上殿以示旌勸不聞丞之與守有所軒輊其  
間也今積薪而滯之貫魚而叙之泥資格膠柱而調  
之於旌賢獎能之典未稱惟此一路福星頽頽在望  
則吾郡蒸黔竊有私慶焉公慈祥惻怛如春之溫操



行純潔如玉之瑩疑重鎮定如太阿龍淵剗割惟意  
而不以鋒鏖炫也諸盜賊獄訟詣公前者徐察其情  
而剖之無盛怒亦無姑息人人咸輸誠引慝以去每  
海上汛期以職事按行諸戍營壘之牙錯餘皇之鱗  
集烽堠之星布諸所振飭撫畫甚設次舍信宿供餽  
不過一嚮一蔬已耳申誠諸輿徒毋獲以秋毫爲卒  
伍閭閻擾堯蹇介胄之將卒荷鋤拽畧之編戶祝頌  
公不啻口出矣嘗視旁邑篆又嘗攝郡事大都倣齊  
蓋公之無擾獄市會稽劉寵之簡除繁苛諸縉紳飲  
醇不以居間堦黎畏法不以震厲所爲治主清靜寧

一事理而人懷之乃至羔羊素絲之節矚然不滓則  
閱九載如一日語謂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公奚慮焉  
蓋吾鄉長老悉數自來郡丞未有賢且久如公者也  
漢詔不云乎忠賢之吏求之甚勤得之至寡計銓司  
之求公尤勤於士氓之頌願分虎憑熊之命不久稽  
矣不佞仗宇下茆日久謹於邑大夫王侯之請綴蕪  
語爲公賀

法華經要解序

粵自恆星斂瑞神降佛靈白馬馱經漢譯梵義蔗園  
雪山之跡龍鬼捷沓諸書浸以流播於中華妙法蓮  
華經者世尊演教燈然遍授闡實相而解疑網括真  
範而撤稠林者也吾泉開元寺戒環禪師宋中葉人  
也前身聽法乘化轉形空寂自願精研道妙著是經  
要解行于世寺遭兵燹卷褻靡徵今比丘通楫獲傳  
本於肆中合掌頂禮拭目睇觀不啻如天花之墮空  
金繩之導轍也遂乃腆質而珍持之已復念必芻產  
自溫陵注疏定于禪榻大千世界共爾敷宣而獨茲

寺闕焉窮子捨父衣下迷珠視斯豈獨異哉爰屬徒  
弘啓校梓永鎮祇洹且可令主伴外護諸大衆昕夕  
讚頌刻垂成謁余請序夫義即不論婆須密所以證  
心字尚不識曹溪師自能呈偈天龍寓教於豎指忻  
州示形於打棒第令摘句尋章振鈴繁鬣支駢徒爲  
贅物詞魔障其中局此窻蜂鑽紙古靈致譏鸚鵡效  
音慧海發咲良是謂也顧根器有利鈍機悟有頓漸  
得法忘言而非言無以衍法譬諸登岸捨筏而非筏  
無以抵岸故升堂問難據座敷陳世尊曷以言爲諱  
焉惟茲環師融徹真原發揮祕奧剖七喻而爲九會

三乘以歸一大明圓覺之實諦高標無陋之正傳衝  
關啓鑰不爲簡徑累牘連篇絕無剩語正所謂心悟  
轉法華者乃其慈悲拯世至意直將令五千由旬咸  
歸淨樂億萬垓劫悉囿莊嚴爾寺衆中儻有宿種善  
根潛心研玩脩六度而精進拔五濁之沉痾庶乎毫  
光永照宗風可續於是刻爲不虛矣夫儒校緇壇均  
之經籍爲重遊其門者匪明經奚稱也余故因其請  
樂爲之序環師尚有楞嚴解最稱妙詣余篋中藏得  
善本并貽置蘭若俾善知識傳習焉

楞嚴經要解序

自佛教入中國諸以經標號者滿祇林矣溫陵開元  
寺獨刻法華楞嚴要解者何要解出戒環禪師而環  
師說法圓寂始終茲寺者也先是法華經解刻成余  
既為之序矣客有難余者曰子業孔氏胡不昌言闢  
佛乃揚其瀾而行其流也視昌黎子不已蓋乎余應  
之曰夫儒先闢佛之論不啻詳矣即以萬乘之勢推  
之掃蕩於大武汰擯於會昌然其經迄今不滅彼自  
有一種名理足覺世迷而福田利益之說不與焉乃  
吾儒溺佛者至掇其空寂之談援而入於誠正之旨

余謂儒自儒佛自佛各緣所從入誘之善焉足矣客  
無以難也楞嚴經故有會解所編輯凡九家獨環師  
所解最為洞瞭妙請余覽而善之今殺青斯竟矣比  
丘正派通全復來請序余為之說曰若知二經括諸  
經之義乎夫六塵膠擾四諦不生五欲沉埋萬法俱  
沒惟是澄念歸真曠然無着息心猿調意馬潛符於  
上乘矣顧三結難脫諸魔易騰槩指空寂茫然奚據  
以故二十五菩薩及阿羅漢說最初成道方便皆言  
脩習真實圓通而四種律儀三種科次精明進趣保  
持不失世尊數教諄諄乎其言之也循而持之虛貝

均融有無俱化即醍醐無味栴檀無香鍾鼓無聲幡  
幢無影而實相究竟堅固不壞法華詳言真體楞嚴  
兼言真脩余故曰二經括諸經之義也乃至火坑地  
獄銅柱鐵床唐人謂象設之多岐箴規之別戶凡夫  
並誘總示佛慈上智之人無煩嘗摘環師博綜群籍  
獨塵二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是刻也郡太守合肥  
竇公晉邑侯清遠徐公南邑侯東莞袁公捐俸檀施  
樂成茲舉太守公與二令公方以循良為群吏最宰  
官現身垂情淨衆余所謂誘人為善者也



送邑大夫彭侯應召序

是歲春屬諸司展覲之期 聖天子方垂意蒸黔振

飭吏治勅下銓部俾覈其循良茂異者式示風勸吾

邑侯潯陽彭公則褒然高等焉邑士民相與祈鳧鳥

之再來而預策其不久借也乃旋旆未幾輒聞壘書

召矣公秣馬戒途疾馳詣北闕下行且膺特簡稱殿

陛耳目臣得持橐簪筆譚天下事矣蓋語有之百聞

不如一見孫卿子之論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器

也身不能行口能言之國用也口言善身行違國蠹

也今制重臺諫之選必久職親民遠著令績者迺遴

簡以充之非謂其閱歷民情咨詢故實爲已試之效而匪虛設之譚哉顧頃歲國是靡定章牘繁興朝議上刻核則有司者以刻核應之朝議上寬和則有司者以寬和應之刻核病於煩苛寬和流於僇漫兩者相矯莫知適從則有司者持兩端應之故鸞鳳之志移於鷹鷂水韭之風靡於蒲葦所由來舊矣自公之蒞吾邑也裨以廉潔主以愷悌而濟以敏練嚴明環四封赤子喁嘔而煦濡之惟恐傷也虎冠舞文之吏怙貲任俠之豪縮步捧心而莫敢旁睨即如度田定賦承前尹未竟之緒當簿書叢委之會止合郊垌徒

步阡陌窮閭稚叟咸得陳牒吐詞腴腴低昂犁然各當賦不加益而役不告疲蓋吾邑永世利也公今蒞任凡六閱載矣世事奕棋亦一再更矣時方上刻核不見謂公之嚴時方上寬和不見謂公之寬蓋自下車以迄報最悖大明作之治始終如一日以故垣窳克溢而犴狴空虛蒲鞭不煩而徵繇固逋邑士民群頌而祝曰使公宰天下亦猶此邑已此其美政卓績奚啻一拊循一振飭之爲功哉黃生操牘直螭階下最久睹諍臣上封事或隨聲傳和測景逐波無論築室道謀甲可乙否即持議出自一口猶然後先刺謬

弗相符者私心誠竊駭之第令直諫垣參廟議者人  
人如公又奚憂國是哉孫卿所云身能行之口能言  
之殆公謂矣佐尹施君劉君暨邑幕吳君詣黃生謁  
言爲公贈黃生方謝病里居楫戶耽寂即願一覃思  
搦管倣絲楚之贊梁令常袞之稱襄邑未遑也因謬  
述所見爲之序如此倘舉以誚黃生曰夫夫也身猷  
畝而口廟廊則黃生有餘媿矣

中丞秦舜峯公平寇序

聖天子威德翔洽函夏謚寧胡越一家蓋曠代恬熙  
盛際矣惟是嶺表岑岡嵌岩叢薄蠢爾逋寇介恃嶮  
阻蟻聚豨突以爲黔庶憂跳梁于江右東粵間幾充  
斥不可制虔臺中丞秦公挽腕籌之曰夫輔車唇齒  
禍福相依矧勢且剝膚庸可秦越視乎遂力主勦議  
請于朝報可已乃授筭于文武群吏飈馳電掃一  
鼓而盡俘之於是疆場肅清旂罷警虔之人懽若  
更生云夫江右兩粵之衆多起於諸巢嶠負蔓延易  
爲煽動逮乎奔佚四出如燎原之火潰防之水低昂

南北惟勢所之莫可撲滅壅闕矣乃當事者畫界分疆猥云墨守日苟覲無恙而遺寇於四隣甚則養亂避難藉口龔渤海德化徒用弛備納侮自墮于虜彀中此其爲禍寧有涯哉曩者粵西僭寇以雷廉高肇爲壑即華林姚原群盜一游釜魚耳議款招降竟成跋扈茲往事可鑑已中丞公視比隣猶同室救焚拯溺不憚褰裳振臂趨之義重體國靡辨畛畦何其忠也寢道旁之謀奮投杙之怒如擴弩迅發獸不及駭何其斷也殲厥渠魁宵從罔治既以奉雷霆震耀之威復用郭覆載好生之德何其仁也蓋自度臺開府

以來惟餘姚王陽明公桶岡泐頭之捷勒景耀于太  
常度人迄于今尸祝焉公茂績雄勛後先踵羨矣顧  
陽明公勦門庭之寇而公實拯比隣之災東粵萌黎  
咸舉手加額拜公賜寧獨江右抑頃者歲凶爲虐吳  
越燕齊之民磬罄仰哺藉令諸巢逋寇越章貢而前  
朽腹待斃之夫將無有揭竿伺釁者耶公建威銷萌  
折衝萬里丹冥玄微冥然無虞匪獨江右東粵之功  
而海內之功也先是公讀中祕書時輒已先憂天下  
此擢在諫署封駁獻替謇謇有諍臣風海內士紳相  
與傾耳拭目謂公通達國體似賈生憂國忠誠似陸

贊宜其一建牙仗鉞而遂卓有偉豎云 聖天子嘉  
公功特命增祿秩賚金幣爲公光寵岩廊峻陟且旦  
夕昇之矣藩叅高君臬憲張君走使清源山中徵不  
佞言爲賀不佞其何能文蓋兩君所頌述如此稍稍  
爲論次其意云耳



白山人詩冊序

慷慨悲歌詩冊宣城沈太史君典為山陰隱士白君  
可氏題也燕趙習氣沉雄富慷慨鷲烈之士自商歌  
祖道易水生寒千載寥寥猶令人有怒髮衝冠之想  
君故浙中一儒生耳治舉子業弗售携篋游輦下因  
挈家僑寓長子孫烏蓋昔莊烏越吟鍾儀南音不忘  
舊也君即凜然負意氣何至結客任俠哀歌擊筑與  
荆卿高漸離偶哉余識君久覺其氣冲然其貌醇然  
間摘為詩歌亦陶寫性情平澹雅鬯不作突兀驚人  
語沈太史稔知君乃所稱君者一何不類也噫嘻亦

似之矣君之曾大父為分宜循良令曾有德於嚴氏當嚴相棟政日每詢山陰士大夫故白令子孫不落莫否而是時嚴氏之門炙手可熱羶附如蟻君聞之深自韜匿弗上謁寧與行汲賣漿者遊耳沈太史以正言忤權相因自謝纓鞅歸卧故園寄傲于烟水薛蘿以自娛適翟公賓客宜爭引避君獨不憚跋涉匹馬過從大類有俠氣然者所交游率敦尚誼槩即俠士豪客煦煦焉遇之也沈太史母亦得其似未得其真耶蓋自古英杰之士沉埋鄉井韞義負奇一出而游大人則長歎剛緜可以居幸舍夷門抱關可以據

上座卒能紆籌策掉寸舌報知己而酬恩乃其片語未投抗顏貴勢者至謂死士之塚勝於生王之頭嗟乎俠甚矣君遊縉紳間不抗不諂恬適無求盜然儒者氣象乃至然諾不侵緩急必濟固儒者事也俠云乎哉余自春省引疾解官歸阻雪河平扁舟未發君數數過訪竟日劇談第令懦夫側聞亦足灑然生色此足以知君矣余懇與君游者據其似名君也因題諸冊端貽之

靈洞山房集序

今宰輔潞陽趙公曩以直道迂柄臣退居于靈洞山麓若將老焉所紀述詠歌諸士紳多屬和者因彙編成集携與爲侶不佞嘗受簡一再讀恒忻然羨之每南北馳驅激水艤棹則輒與主人左惟時時展頌若寓目于山椒水涯矣蓋不佞巖居久竊睹今哲士持論者大率薄軒冕高林泉夫雕梁廣廈不如荆扉茨舍之安也層臺綺榭不如小亭曲沼之適也火浣龍綃珊瑚珠玉不如雲根石竇纖鱗鳴禽之玩也其雅俗殊致華樸殊用也顧有身林泉心軒冕者有身軒

冕口林泉者有釋軒冕之華耽林泉之趣竭力營構  
捐捐不休者少室之索價高終南之覓徑捷姑置勿  
論即裴晉公治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  
下李贊皇創平泉庄竒花異草珍松恠石靡不畢致  
爲娛此兩公者皆一代偉人雖退處林泉猶蔚然有  
軒冕氣而李贊皇之極力經始貽誠後禊最爲達人  
所嗤則信乎超脫世味之難矣大君子凝神於漢游  
志於淡居無營之宇立不貸之圃因石爲山因泉爲  
沼因土之毛爲饒羞故得喪窮通無往不適泊然靡  
所外慕其純素備而大樸全也乃茲靈洞泉石聳竒

擅勝而公皆因之飛雲之峯不輦而致天池之波不  
激而滙松檜藤蘿山肴野蔌不種而殖當公抱寂樂  
飢棲遲偃仰之日逍遙杖屨快意苟完今當軸棟樞  
大慰蒼生望矣猶追憶故山弗置乞休之疏歲輒十  
餘上 聖主方篤眷者碩溫諭固留惟恐公一日去  
左右也夫出處隱見何常之有有林泉之軒冕亦有  
軒冕之林泉第令履屨乘巍者弗以寵辱驚心紛  
華奪素即澹然與林泉冥別莊生有言古所謂得志  
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樂全之謂得  
志公有道君子也無入不得矣豈必林泉之高而軒

冕之薄異日者功成身退徜徉于六虛之堂回視裴  
李山庄其幽趣雅懷不既卓越什倍耶蓋昔宋文憲  
先生作斯洞題名記謂人事變遷何可勝道惟有德  
之士其名不磨於呂伯恭韓無咎諸君子津津乎喜  
譚之懼後世泯沒也夫一時裝回猶于今仰止矧儼  
然爲茲山主人耶公之名當與巖洞俱永矣

送邑大夫應侯應 召北上序

邑大夫應侯以名進士尹吾閩之建安兩臺薦侯才  
具任撥繫劇劇復移尹吾邑蓋蒞邑凡三載廉明愷  
悌口碑載道政聲奕奕為寓內循吏冠頃奉璽書召  
且釋邑士民以行吾邑縉紳謀所以贈侯者而屬言  
於不佞侯茲行也當承持簡列在臺諫不佞請以論  
諫之說為侯贈焉古稱諫官之權與宰相等謂足重  
諫官矣顧畢誼引裾天子改容指佞請劔公卿避席  
權乃重於宰相而言路通塞國運之否泰關焉自懸  
銘設鐸止輦轉圜上不愛高爵厚祿以求言下不憚



繩愆弼違以報稱國無類政臣有榮名蒸為太和盎  
然充滿宇宙是世運之一泰也若驪龍觸寤仗馬戒  
鳴士相率茅靡波頽以道譴訶縻祿爵長譽樹之佞  
固煬竈之奸下享其榮而國膺其禍是世運之一否  
也又若腹誹峻刑廷諍不撓丹宸之箴靡省而叩墀  
之血方披虎豹之關既鑰而伏閣之爭相踵善類奪  
氣社稷亦搖是又世運之一否也微獨此耳以直臣  
遇哲后而為人游說之疑狂態復發之詈猶然不免  
又奚怪其它否泰之幾間不容髮矣故蘇氏論諫欲  
以儀秦之術齊逢干之心夫逢干匪良臣所願而儀

綦縱橫之術亦豈純臣之所以自獻者且術如儀秦而後可以諫為諫臣者不亦難乎易言納牖遇巷此諫術也韓稚奎自序諫主理勝而以至誠將之陳瑩中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此諍臣法也不佞觀於應侯心地光明器宇凝定操履純潔而弗以自標才猷敏贍而弗以自騁若徑寸之珠望之而徹其裏萬斛之舟汎諸風波而不搖也茲行且橐皂囊簪白筆爭是非得失於殿陛之上不隨不激能以片言悟主尺疏回天定國是而培元氣維泰運於方亨者必應侯矣謹書而陳之以代攀

轅之獻

送憲使朱公入賀序

聖天子萬壽之辰自陪京卿執逮于藩臬聞司與畿  
輔諸郡國咸推擇一人焉齋心詣闕下列交戟龍旂  
之內遙鵠羽而効嵩呼今憲使吳興朱公當以臬司  
展賀行時公蒞吾泉甫半暮耳日振飭紀綱填撫黔  
赤靈爽惠澤蔚爾方新郡士民相與騰來暮之歌而  
悵其行之遽也諸縉紳大夫將餞公于郊宜有一言  
爲別而屬筆於不佞不佞自通籍以來嘗叨塵侍從  
濫佐春省每當大慶日頗得以職事供役殿中竊睹  
虹流電繞之瑞日升月恒之象恍惚在眸迺聖顏

醉穆融融若有喜然此豈陳華封之祝虜天保之章  
可庶幾其萬一哉 聖天子方凝旒密勿運量八紘  
而大臣法小臣廉內臣服庶采外臣固疆圉令封寓  
寧謐億兆哺嬉致足樂也此其太和景象莫盛于成  
周故卷阿之詩云爾受命長矣弗祓祿爾康矣江漢之  
詩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然或繼之以王多吉士維  
天子使或先之以經營四方告成于王蓋臣之自効  
于君而不虛祝願者如此猶之家有肖子克肩其負  
荷堂構綿其弓冶箕裘然後躬綵戲之娛奉觴酌之  
慶所爲聚百順而効之者預已公今茲行所藉乎而

之殿墜者一何重且鉅也公起家祕翰敷歷中外者十五載于茲在起部室中貴人弊竇諸事集而商民不擾此其所自効者一奉簡命董關中省試得士最盛梗楠杞梓且柱明堂此其所自効者二出守建州用經術飭吏治循良之績卓然稱最此其所自効者三今茲擁節吾郡諸凡怔營厝注不異在建州時復馳騁輶車跋涉海徼課督諸樓船將士是歲鯨波不揚烽堠絕警豈惟吾郡士氓受德施哉其七閩諸郡邑實靈承之蓋昔唐曲江張文獻公當百僚上壽之日進千秋金鑑錄獨受褒賞千古詫爲美譚夫効

之以言孰與効之以身矣故曰公所藉手而獻之殿  
陛者重且鉅也諸縉紳大夫僉謂不佞之言爲然請  
陳之以資祖餞顧詞之不腆視卷阿江漢之雅迥相  
遼矣

送郡丞王公詩序

郡丞南城王公擢留署大夫且行矣公性素介潔諸屬令毋敢以繁儀縟幣相加遺惟相與重公之行則歛爲詩歌裝稗成冊後黃生序之蓋曩庚辰歲黃生奉使事南下公以吳江令會河澣云時公令吳江已六閱載政績茂異倬然稱東南循吏冠顧重擢爲留曹卽旁觀者已爲公不愜而是歲吳中苦潦民弗克供繇賦撫臣承迎當道意弗敢以災異請也則檄公視篆督逋如故且用利害愆公公撫几歎曰夫波臣環郊關而處群百姓其魚乎第令浚膏肉於痼瘵快



當事者心謂作民父母何吾一身去就其奚愛矣卒  
堅持之不爲動乃撫臣憤甚遂持疏劾罷公公歸而  
行李蕭條楨戶讀書澹然自得也居無何會詔天  
子轉圜從諫蕩滌一切煩苛與萬姓更始一時臺諫  
諸臣爲公訟言于朝曰竊見故吳江令王一言拊循  
劇邑燁然有循良聲坐憫疲氓緩催科迺撫臣意被  
誣摘罷廢家居俾彊項勞心之吏望風解體謂且破  
格錄用爲循吏勸 天子肆之於是公起家拜懷寧  
令尋擢吾郡丞云自吾郡得公也邑士民相與動邑  
相慶曰是嘗捐一官爲黔蒸請命者耶比公至而後

喜可知也公沉毅敏達臨事善斷如干將莫邪剴割  
不滯而主之以慈祥惻怛視惇獨疲癯煦煦焉惟恐  
傷之也顧獨不爲貴勢翫法嘗奉檄屢出行縣又再  
攝邑篆其要束嚴飭科指不繁所至吏畏而民安之  
蒞郡甫及朞而賢聲稱八閩最矣公今且釋吾郡去  
邑士民輒咨嗟駭愕曰 聖天子方久任賢良計安  
黎庶柰何奪我公亟也已復愔然相告語曰公正氣  
令譽籍甚公卿間夔屈而伸龍蟠而奮理有固然即  
陪京不獲久借矣詎庸以私吾郡今茲冊所載輿唱  
同聲天籟自應大都以寫緇衣之好永其棠之思即

其言出于學士大夫視閭閻里巷之歌謠若出一口也劉中壘氏有言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頌其美而致其敬則茲冊謂哉余不文僭弁其端以附於詩人小序之義

宗伯鍾台田公文集序

余閱宗伯田公集不覺涕下交頤也自兩榜附驥詞垣比肩與公周旋者三十載今公歿墓上之櫛可材矣廼捧公遺集讀之子桓痛息於德理永叔長嗟於聖俞生死交情臨文興悼自古乃爾寧惟今日憶公嘗語余云大丈夫當為宇宙第一等人區區抽黃對白屑玉鋪瓊胥剩技耳以故公在詞垣厲節槩養恬默而尤研精于經濟每過從下榻輒抵掌古昔感頌時務隱然有幹旋掀揭規摹即間為酬世之文皆逼而後應匪尚意雕鏤結撰以釣時譽者當公歿時讀

父書者尚幼笥篋餘藏未遑攜拾故所存重止此然  
而文在茲矣異哉疇曩才士借聖言譚文也曰情欲  
信詞欲巧夫千駟萬鍾以巧取榮途膺仕以巧進斧  
鉞刀鋸以巧避則志士咸羞之矣何哉欲巧其詞者  
言以足志詞以聲心董生醇雅故理邃而氣和元亮  
幽貞故響清而調逸昌黎骨體故格峭而局健諸如  
此類由百世之下邇之中士儀貌鑑神智者隔垣見  
臆表裏相映朗然眉睫之前第令巧其詞而號於衆  
曰我情信也是肺肝唇吻判然為兩截人又誰敢任  
焉今觀公所為詩若文有溫醇之度而其力勁有闕

博之氣而其體密一切綺靡纖巧之習世所謂媚目  
諂心者悉屏若洗也夫公之不屑為巧也獨詞乎哉  
公以忤棟臣故投簪解鞍棲遲巖壑者若干年比大  
奸脫距衆正彙登公際其時亦絕無所攀附孤立行  
一意而已讀斯集無論識與不識可想見其為人藉  
令天稍憫遺以究公志世道終將賴之即噫然終身  
棲遁藏山緒業復且炳彪未涯而胡天奪之亟也余  
所為涕下交頤弗克自禁也因僭弁公集之篇端以  
行于世

蕭令公父母雙壽序

武榮蕭令公之蒞邑也御其二尊人以來至則扃戶  
垂鑰門以內廬兒廩廩也九日金谿之勝咫尺眉睫  
間即視之衡岳三湘猶培塿蹄涔顧亦足以陟籃輿  
喧橈唱太公虞僕隸自語間垣耳屬曾不一騁眺鳥  
第日察令公理邑狀睹猾胥擺指弊數室穴小大之  
獄必以情輒忻忻喜謂吾兒任為令矣乃公歸矣令  
公固齋心請願獲以升斗奉晨昏養公笑曰夫故山  
薇蕨與渚芷蘭吾願與交游共擷而紉之柰何久匏  
繫此哉遂戒日趣裝以行行之日田更弗敢以壺漿

獻士紳弗敢以縑幣獻蒼頭二三人鴟鴞然奉鞭策而投逆旅不至如胡氏之帳下督詭踪佐助以煩詰難被譴呵也而是時令公方違有賢聲里歌巷謠盎然載道太公時時剽聞之則撫其髀然之橐顧太夫人自慰曰吾茲行也載令名以歸其為行李不已腆乎蓋令公自童年負傷譽包羅二酉沈酣六籍古所稱吞鳳夢筆未足與鬪妍爭豔而太公猶日課督之不少輟語不云乎素習若性令公之飫庭訓所自來矣奚啻今日太公歸則每從南雁寄音吾二老人幸眠食無恙兒第揖志服官攄夙抱母劾兒女戀慕態



乃令公清才蘊藉出入不必戴星條教不必煩碎而  
曹無逋事氓歌寧一未及期闔邑大治足副萬里外  
遐囑顧猶日望親舍之雲翹首跂踵也孝廉李君即  
令公所陶鑄士圖所慰令公孝思者詣黃生丐言將  
為其二尊人壽黃生以宇下之庇即微孝廉君請固  
願効一詞矣夫楚固多隱君子抱甕丈人獨耕老父  
皆并與冀名氏而隱之龐德公携妻孥居鹿門采藥  
以老即桃花源耕種遺民桑麻交映衣冠朴野儼然  
有淳古風彼均遭時屯否泥蟠谷遁者耳太公生逢  
明世居與桃源密邇也業已戢鱗藏羽隱德弗耀而

竟克教忠勗子奮跡展采奚止遺之以安行吟餘暇  
訪古昔所迷途得無與異人者遇授以還丹却老術  
乎而令公方叶群黎謳頌以為二尊人祝又奚必問  
曙寢門戲綵堂下乃稱愉快矣泉山有佳茗澗有芳  
芹令公試緘而致之且以黃生之言將為二尊人將  
又忻忻喜曰兒果能以善養也

廷評何君齊孝存稿序

廷評何君齊孝歿之若干年厥弟儀部君穉孝梓其遺集以傳而屬余序嗟乎文之難言也久矣國家以制舉業求才要在明經術諳世務其文體則去古遠甚無論金陵王氏學株守剽擬爲博雅君子所不道即賈誼崔寔之論晁董公孫之對今之循名而應者連篇累牘究其實竟何如哉士抑首燈窓固已厭今日之不古如涇渭蒼素之不相侔第云鼓瑟於好竽之門資章甫於文身之國時有所弗可耳比釋呻咕業服官中外乃始慕古而習焉其耳目方新沉錮日

積若有先入焉據其中局而峻距之者即極力摸索  
又若分心兩墮岐路交馳竟不能自脫於徽纆之外  
乃有自丁年而白首譏彈千古傲睨一世所撰述論  
著自負爲上駟無前者試與之較繩墨程尺度曾不  
足當唐宋人之下駟且曰吾舍筏度川也始以爲時  
局終以爲聖諦蓋胥一世慕倣之遍趨遍降若江河  
之不可挽安得如昌黎韓氏者力去陳言以矯頽風  
矣惟有韻之文潛心古昔登堂踵武者近代稍不乏  
人此無異故以無先入者爲之內距也余持此說舊  
矣頃以證于儀部君君固心然而口頷之今讀廷評

於懷至意則靡弗輸情吐款者比獄成奏牘上官爰  
書悉傳自公手舞文者擺指矣干謁者屏跡矣咸曰  
公已得情無忍濶公爲也公蒞郡三載嘗一署郡篆  
一攝邑事居郡齋三之行旁郡七之乃所至以廉平  
仁恕稱道路郵傳如出一口曩歲建州獄起楨事者  
坐以大逆所株連重比甚夥公意弗然也陰疊疊爲  
之申雪用是楨事者心動雖弗以其事屬公然卒差  
次輕比多所全活昔東海于公自謂斷獄多陰德不  
論視公孰多又安有爲德於人令人不知若此者也  
藉令中外典刑獄者人人如公天下無冤民之頌不

必漢世矣不佞每嘖嘖羨公謂公當世君子人也不  
第當以循吏名已耳公今滿三載績兩臺借公爲閩  
中重而爲上狀于功司於是銓部署公上考例得馳  
恩二尊人以報殊勩吾郡大夫士謀所爲公賀者而  
屬言於不佞蓋公尊甫方康彊在養不佞嘗以懸弧  
之辰遙致頌祝焉今者膺 天子命服儼然受教忠  
之報矣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又不云乎教  
誨爾子式穀似之請並頌斯詞以佐公家慶